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01
26 February 1980
CHINESE

第2201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2月26日星期二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员国：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杨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穆图卡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 4 时 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a) 1980年2月15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01)

(b) 1980年2月15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02)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及、以色列、摩洛哥、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希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希卢姆先生(以色列)、菲拉利先生(摩洛哥)、纳伊克先生(巴基斯坦)、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阮玉容夫人(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卡纳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愿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阿富汗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和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哈克先生（阿富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越南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阮王容夫人（越南）：主席先生，首先衷心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给我这一机会，使我能就安理会面前的重要问题发表我国政府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彼得·弗洛林先生主席下进行工作，我愿借此机会对此表示十分高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执行的和平政策和为人民幸福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敬佩。它和越南有着长期合作和友好的兄弟关系。我们相信，主席先生，超群的外交才能、智慧和勤奋，一定能使他在承担安全理事会的艰巨任务，设法解决敏感的国际问题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

现在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十三年多以来，这一直是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它专门机构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尽管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声明逐年增多，但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相反，由于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城镇，尤其是哈利勒市，推行移民政策，而且最近又采取了建立新移民点的措施，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了。

我愿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成员国表示祝贺。祝贺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们于1979年12月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第二个报告。感谢他们在整理材料方面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尽管以色列方面的不合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他们还是编出这些材料使我们能了解形势的发展。

在安全理事会前两次会议上，我们十分专心地听取了约旦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重要发言、伊斯兰集团主席、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

和不结盟集团主席的发言，以及其它很多同事的发言。同他们一样，我们对以色列当局奉行蛮横无理政策，悍然违反国际法、世界舆论和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顽固地力图加紧控制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使局势严重恶化极为关切。

这一殖民政策，即有组织地使成千上万以色列人移居强占的巴勒斯坦领土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2月10日以色列部长委员会决定允许犹太人移居哈利勒市。此外，以色列教育部长还从基尔亚特阿尔巴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手里没收新的土地，新建1,000个住房单位。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这项决定，再一次表明他们顽固地奉行最后吞并非法占领的领土、掠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财产和土地，以及千方百计、力图改变被他们占领的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特性和人口组成的政策。这进一步证明，以色列当局经常高唱所谓和平政策、宣称诚意谋求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实都是骗人的。

世界舆论正关切地注视着哈利勒市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局势，特别关切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行为引起暴力行动的可能性。哈利勒市的紧张状态正以惊人的速度漫延到所有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另外，据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表明，以色列计划到1983年止使27,000户犹太家庭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用于这方面的费用约540亿里拉（里拉是以色列的货币单位）。联合国所有机构、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讲坛所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一切文件，都强调指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问题。

这样，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扶持和教唆下，以色列的这些违抗行为是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严重障碍。

我国政府和其它很多国家一起，强烈谴责以色列完全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第452(1979)号决议和大会第3236(XXIX)、第33/28和第34/65号决议的行为。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除现有的殖民地，并终止这种政策。

在不结盟国家于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首脑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中，国家元首们请：

“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责任，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实行制裁。参加会议的各国家或政府首脑确认了他们的义务，愿意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力量一起在联合国，特别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对付以色列的不料挑战。这些措施包括对以色列实行必要的制裁，……〔和〕研究针对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的措施。”（A/34/542，附件，政治宣言，第130段）。

在以色列再次无耻地向国际社会挑战，继续以恐怖手段和种族主义压迫强行军事占领，无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更加严重地威胁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越南代表团重申，决不动摇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为解放被占领领土、为争取自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坚定地支持他们要以色列立即、全部地归还用武力占领的领土的合法要求；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故乡和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

我们特别赞赏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的紧急措施，以保证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领土建立移民点，并拆除已有的移民点。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能承担起为正义与和平事业服务的责任，按照阿拉伯人民，特别是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要求，采取新的紧急措施。这些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上已经作了最有说服力的发言。

主席：感谢越南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阿赫桑先生（孟加拉国）：这是我们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第三次开会审议以色列完全无视安理会的决议和决定，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进行严重挑衅的事件了。我国代表团对这种恶化的局势及其孕育的严重危险不能不表示极为关切。

以色列当局最近对哈利勒（希布伦）市，这一巴勒斯坦城市的和平和手无寸铁的居民采取的残酷、不人道的行为及其进行的疯狂的恐怖和摧残手段，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全世界穆斯林对污辱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作法，只能看作是一种蓄意的侮辱。这些是以色列占领军对巴勒斯坦人民进一步犯下的新罪行。我们对以色列拒绝让哈利勒（希布伦）市市长应邀出席安理会表示遗憾。

安理会面前有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送来的最新补充报告。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自1967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移民点的有关形势。报告中所述事实简直就是对以色列的直接控诉。这些证据也被外部毫无偏见的消息以及以色列内部高级当局的正式声明和记录所证实。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马蒂亚斯大使及委员会的其它成员表示赞赏，称赞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所表现的客观和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能力。

这些事实是令人吃惊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记载了十多年来非法占领区内各种事件的证据。它毫无疑问的表明，以色列用尽一切手段，力图改变这些地区的法律和文化地位，改变其人口及地理特点。

以色列在继续执行其驱赶、放逐、迫迁和转移当地阿拉伯居民的政策。强占和没收阿拉伯财产和其它偷偷摸摸掠夺财产的做法仍无减少。大批逮捕、宵禁行政拘留、虐待、骚扰、恐吓和报复的情况经常发生。现在大事推行其长期掠夺自然资源，特别是西岸的地下水和其它稀有资源的计划，这是更危险的掠夺因素。

以色列政策最明显的方面就是有意鼓励建立农业、工业、考古和定居移民点。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成千上万以色列人移民定居和永久吞并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实际上，各方面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一政策，包括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国也承认这一事实。占领当局为建设和扩大移民点而直接或巧立明目强占土地所用的各种方法，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中已讲得十分清楚，最近美国的新闻界也谈到了这些情况。

在以色列违背、拒绝和继续蔑视安理会决定的情况下，安理会除了重申一般的原则外，必须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孟加拉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非法军事占领和有系统地剥夺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人权的行动。我们反对以色列为吞并这些被占领领土而偷偷推展扩大和直接进行殖民的计划和行动。安理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迫使以色列放弃建立更多犹太人移民点和拆除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移民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这些非法占领区内的重要和稀有自然资源不受以色列的剥削和掠夺。

我国代表团相信，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日益恶化，这一地区的和平，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安理会必须经常审查这一问题。

孟加拉国对圣城耶路撒冷问题的态度已屡经申明。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全面履行1967年以来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此问题的一切决定，不许采取改变这一圣城的宗教和历史地位的任何措施。

孟加拉国决心为中东建立一个全面、持久和光荣的和平而努力。这种和平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要求纠正违反国际法的行洋；必须以联合国宪章的准则和原则以及完全行使基本人权为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孟加拉国一贯支持能保证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在自己国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及恢复阿拉伯主权下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的解决办法。

穆图长瓦先生（赞比亚）：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处理以色列加紧用武力使阿拉伯领土殖民化的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问题。

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又出现了严重的形势。十三年多以来，以色列的部队有组织、毫无留情地加强他们对西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占领。更严重的情况是，统治集团疯狂地企图通过将占领区永久并入所谓大的以色列而使其征服合法化。以色列官方发言人煞费心机地企图用暧昧可疑的宗教借口对占领区作不实的领土主张。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宣传手法，不可能，也骗不了国际社会。

安理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揭露了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的种种作法和如意算盘。

事实证明，这一地区的合法主人——巴勒斯坦人始终不屈不挠决心收复失地。反对占领的最新实例有，在西岸被占领区的核心——哈利勒（希布伦）市和其它地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向被身为安理会成员的一些国家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军事占领者发起挑战。

历史表明，无论多残酷的镇压都不能消灭人们夺回他们所热爱的自由和人权尊严的决心。现在是一切拥护人权的国家支持被剥夺了三十多年人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时候了。

以色列发言人非但不听和解的呼吁，反而继续蔑视安全理事会。以色列正继续夺取和没收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土地。世界各地不明真相的犹太人，被公开邀请引诱到这里来，定居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异国土地上。赞比亚认为，任何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政策，都是注定失败的。同样，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一切政策，对政策的制定者都会是适得其反的。我们奉劝热昏了头的以色列统治者改变他们的政策，吸取历史的教训。

我国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非法建立移民点的问题是与整个中东危机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这一问题进一步煽起了中东地区爆炸性的紧张局势。

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除了在阿拉伯领土非法移殖犹太人社区外，殖民主义者还剥削私有财产、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截走那里的重要水源。

由于如何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权利的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以，如果巴勒斯坦人民回返家园、重建家园的权得不到恢复，那里就不可能有和平。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所作所为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彻底否定。因此，安理会全体成员应该向以色列断然表明，用武力掠夺外国领土的作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现在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国挺身而出捍卫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尊严的时候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尊严有丧失的危险。

如果以色列及其盟国心口如一，真要和平，他们使阿拉伯土地殖民化的办法，决不是一条和平的道路。强迫得来的不会是真正的和平，只能是虚幻的和平。

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移民点的政策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现代殖民化的婉转说法。简而言之，以色列在巩固它对阿拉伯领土的殖民化。赞比亚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不管是旧的，还是现代的，也不管采用任何借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都必须铲除。夸大安全顾虑，不能成为任何国家侵略别的国家或人民的借口。不能允许以色列提出这样危险的说法，即它的边界可以伸缩和移动的。

此外，只要以色列继续扮演殖民者的角色，继续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盟国，它就不要妄想不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彻底谴责。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宪章规定的一切有效强制措施，以保证以色列毫不迟延地撤出所有占领区。我们说的撤出是取消以色列政府所有的压迫机构，包括

以色列的军事和准军事机构，拆除所有的殖民地。我国不能接受在任何地区，包括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班图斯坦。

最后，感谢安全理事会把赞比亚选为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成员。我还要特别向委员会的主席，我的朋友，葡萄牙马蒂亚斯大使和玻利维亚扎瓦拉大使表示致意。我们一起在委员会中为中东的和平事业进行非常友好和睦的工作。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中东问题，希望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赞比亚一定尽其责任。

于松先生（法国）：我们再次在这里开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根据1979年3月22日第446(1979)号和1979年7月20日第452(1979)号决议，安理会曾委托一个由三个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设置移民点所引起的局势。法国当局仔细研究了12月发给我们的该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我愿借此机会转达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成员马蒂亚斯先生、萨瓦拉先生和穆图克瓦先生的感谢，感谢他们杰出地完成了委托给他们的工作。我还要祝贺马蒂亚斯先生，他在提出的报告中表现出客观性和洞察力。

然而，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委员会尽管做了很大努力，在履行职责时仍未能得到以色列当局的合作与支持。因此它无法获得对我们大家可能是最有力的情报，我们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第二次报告的结论证实了我们许多人的严重担忧。委员会的成员在报告中称，

“看不出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尤其是约旦河西岸）建筑和规划移民点的政策有任何积极的基本改变。”（S/13679，第45段）

此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占领区的情况日益恶化”。（同上）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以色列对这些领土的态度，违背许多国际公约的条款，特别是关于在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设置或扩大移民点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我想提醒各位成员，根据国际法准则；占领国有责任维护占领区的人口、

经济和文化特性，对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必须避免进行超出正常管理需要的任何干预。以色列当局最近声称支持在希布伦建立移民点，是特别令人震惊的。以色列当局刚做出决定不许希布伦市长来纽约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同样令人深感遗憾。

这种姿态只能引起管理国同被占领区居民之间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敦促各方表现克制和忍让，因为维持这种情势只会进一步破坏通过和平途径全面解决中东冲突的机会；该地位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各国人民都在期待着这样一种全面的解决。

陈楚先生（中国）：安理会曾多次审议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一九七九年安理会为此曾先后通过了第446号和452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非法建立定居点，并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行动。但以色列当局无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一直拒不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最近，以色列当局变本加厉，竟又悍然作出在约旦河西岸阿拉伯城市哈利勒（希布伦）建立定居点的决定，进一步激起了阿拉伯国家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在哈利勒城建立定居点的决定，只是以色列当局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发动的一连串猖狂挑衅之一。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当局为了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没收了大量的阿拉伯居民的私人土地，以色列当局还作出决定鼓励以色列公民在其占领的西岸和加沙购买土地，并计划在一九八三年底以前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增设四十六个新定居点。此外，以色列当局还蔑视该地区人民的合法权利，扩大控制和垄断了该地区几乎所有的水源。更有甚者，以色列占领当局不断对约旦河西岸哈利勒及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施加暴力，阻碍居民的宗教活动，进行种种无端挑衅。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一再公开声称，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并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一切努力。以色列当局最近的言论和行动非常清楚地说明，他们推行的长期霸占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侵略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十分顽固。

众所周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等地区是以色列通过侵略战争强行霸占的阿拉伯土地。以色列企图用设置定居点和购买土地的手段使这种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是徒劳的。这只能表明以色列当局仍然梦想永久霸占阿拉伯土地，阻挠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他们恢复家园的民族权利。但是阿拉伯人民迟早总要收复自己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民迟早总要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以色列当局的罪恶行径只能激起阿拉伯人民更大的愤慨和斗争，使他们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一天更快地到来。

以色列侵占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问题。我们历来认为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完全是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和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中东问题，就必须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破坏，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必须收复阿拉伯失地，实现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包括重返家园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我们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各方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争取早日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主张安理会应该主持正义并作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扩张罪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止以色列在占领区的罪恶行径并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完全支持约旦代表团和伊斯兰阿拉伯国家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我们同意这些国家的观点，以色列占领军对这些领土上手无寸铁的居民使用残暴手段，构成了极为严重和危险的局势，而且这种危险日益增长，日益恶化。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去年三月的报告是客观的。我们感谢委员会成员，葡萄牙、赞比亚和玻利维亚的代表，他们起草了这份报告，十全十美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苏联代表团同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一样，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这种占领已经持续近13年了。正如阿拉伯国家代表们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在爆发性的中东地区对和平与稳定构成持续的威胁。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以色列占领下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许多年来一直是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审议的问题。仅去年一年，安理会就讨论了两次。那时，安理会明确无疑地肯定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设立以色列移民点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并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安全理事会根据去年3月通过的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一个委员会审查有关阿拉伯领土上移民点的局势。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了两份非常有用和非常有说服力的报告。委员会在报告中列举的事实和所得结论，充分证明以色列仍然顽固蔑视安全理事会对它的一切呼吁，蔑视就被占领领土局势问题所做的各项决定。

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中特别指出：

“以色列完全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仍然固执地在占领区有系统的推进殖民化。”(S/13679，第46段)

报告极为强调地说明：

“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呼吁，固执地实施其移民政策，抵触了在这个地区谋求和平的目标，必将使占领区的局势更为恶化。”(同上，第51段)

我国代表团对此要指出，以色列政府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政策与在这个地区实现和平的愿望正相抵触，其目标是要使1967年侵略的结果固定化，这更与实现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可以说明为何它一直推行逐渐并吞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从这些地方逐赶当地阿拉伯居民的政策。它想通过这种办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的野心和企图。

这里每个人都清楚，这种政策只会使占领区本身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下去和进一步加剧。以色列领导人和它的后台老板声称特拉维夫怀有所谓和平的愿望，衷心希望公正地解决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但这种政策再一次揭穿了他们这些谎言。

根据委员会的结论，以及约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代表们引证的以色列政府建立移民点，接管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等具体行动，人们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看出，戴维营协定和在美利坚合众国积极参与下埃以单独缔结的条约，只不过是掩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邻国所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的烟幕。

至于以色列、埃及和美国之间举行的所谓巴勒斯坦人行政自治的会谈，不过是公然企图阻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巩固以色列对它夺取的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以及吞并耶路撒冷东部的阴谋。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自从埃以单独缔约和所谓行政自治会谈开场以来，以色列在占领区设置移民点、驱赶当地居民、夺取水源、修筑新路和侵犯阿拉伯居民的基本权利，所有这一切活动都加快了步伐。仅在1979年4月至9月期间，以色列又没收了230,000杜努姆阿拉伯土地，使被没收的土地总数达到1,730,000杜努姆，占西岸总面积的31.4%。此外，以色列人夺取的全部土地中，十分之九是阿拉伯私人的土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还继续推行剥夺当地居民水源的政策，没有水在占领区不仅无法进行农业和园艺耕作，甚至连维持生命都不可能。例如，委员会的报告中说，西岸每年供水量为6.2亿立方米，可是以色列却从西岸的自流井中抽取了5亿立方米。

以色列领导人一再坦白地声称，他们决不会放弃建立移民点的政策，不会同意改变其占领的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地位，或是允许成立阿拉伯或巴勒斯坦国。在这点上，我想提醒安理会，去年9月16日，以色列内阁曾作出决定，允许以色列人在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区取得土地。去年9月28日，以色列内阁决定将埃隆·莫雷赫移民点——卡杜姆——迁到另外地方，这项决定被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为非法。

这里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和埃及代表等倡议者积极宣传，并且不遗余力地想把某些阿拉伯国家拉进他们为此而举行的会谈的“行政自治”计划，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不转弯抹角，直接深入事情的实质，其答案是：“行动自治”就是要永远剥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我们发现在“行政自治”的会谈和论点的烟幕背后，隐藏着以色列当局的明确意图，即永远霸占阿拉伯领土，力求赶走大部分的当地居民，把剩下的居民变为以色列经济所需要的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以保证实现以色列领导人的扩张主义图谋。现在甚至可以把这种政策称为“班图斯坦化”。坦率地说，它的背后是有名堂的。

以色列能够泰然地继续霸占着1967年6月所夺取的阿拉伯领土，能够对这些领土上的居民推行违背一般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完全是它的保护者给它大量积极支持的结果。它所以能够继续傲慢地蔑视国际社会的舆论，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仅如人所共知，用最现代最尖端的武器武装以色列，在数以万计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人中进行屠杀和破坏，而且不断阻挠安全理事会通过决定来谴责以色列领导人的侵略扩张计划和确认大会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可剥夺权利的有关决定。

与此相关，我要引用今年2月18日苏联外长格罗米柯先生的发言：

“现在在华盛顿，大量的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美国是伊斯兰和伊斯兰国家最忠实的朋友。难道他们当真以为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人对伊斯兰国家所表现的一贯敌意，已经被伊斯兰国家忘记了么？”

“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上，谁至今仍坚持着强烈的反阿拉伯立场？谁正在为公正解决中东问题制造障碍？是美国。”

“谁在蔑视被以色列赶出家园的4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而且断然反对他们行使合法权利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是华盛顿在这样做。”

关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的活动，苏联的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并且已在各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一再阐明。苏联的立场一贯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断然谴责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所采取的政策和做法。我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反对压制自由、压迫和种族歧视。我们深信这些非法行为必须停止，对和平和对以色列本身的和平生存来说，越早停止这些行为越好。

只有在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范围内，在以色列放弃自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并且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最后的解决。

苏联一再声明而且以行动证明它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为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为争取中东公正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曾指出：

“以色列只有放弃和撤出自1967年以来所夺取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不再妨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包括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在内的民族权利，才能指望在1967年的边境内安全存在。”

至于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是否可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以色列实行制裁，苏联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政策和行动，不仅对整个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也对整个国际和平构成了威胁。

杨戈先生（菲律宾）：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就就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以色列移民点的局势展开讨论。去年讨论的结果成立了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三国委员会。

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向该委员会的成员国，即玻利维亚、葡萄牙和赞比亚表示敬佩，称赞他们提交的全面和客观的报告。此报告表现出他们在执行这一重要任务时进行了仔细和勤奋的工作。我们特别要称赞该委员会主席，葡萄牙的马蒂亚斯先生领导有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46（1979）号决议里，安理会确定以色列在被占领区建立移民点的政策和作法“都没有法律效力，并且对于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阻挠”。因此，安理会要求以色列

“废除以前的措施和停止采取可能改变1967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和地理性质及对其人口组成有实质影响的任何行动，尤其是不要将以色列的一部分平民迁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

我已经提到的三国委员会是按照决议成立的，其任务是审查移民点问题并提交一份报告。第一个报告是1979年7月12日提出的，载于S/13450和增编1号文件。7月20日安理会通过第452（1979）号决议，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并要求委员会密切监督此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们不该忘记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和第452（1979）号决议，都是以压倒的多数通过的。

载于S/13679号文件的第二个报告，是委员会于12月4日提出的。报告中谈到，自委员会提出第一份报告以来，不幸的是：

“……看不出在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尤其是约旦河西岸）建筑和

规划移民点的政策有任何积极的基本改变。”（S/13679，第45段）。

委员会报告中指出，以色列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仍然固执地在占领区有系统地推进殖民化。”（同上第46段）。它特别关注以色列内阁作出决定，允许以色列公民和组织在它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区购买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最后指出，以色列建立移民点的政策

“……抵触了在这个地区谋求和平的目标，必将使占领区的局势更为恶化。”（同上，第51段）。

委员会还指出，移民点政策必将给在中东取得和平解决的企图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我国代表团愿和委员会一起严肃地呼吁以色列自己做出姿态，停止设立、建造、扩大和规划被占领区的移民点，以免后悔莫及。

至于耶路萨冷问题，我国代表团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安理会应该敦促以色列彻底执行自1967年以来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此问题的各项决议，”

“……并停止采取可能改变耶路萨冷的地位包括圣城的多元性和宗教特性的任何措施”。（同上第56段）。

遗憾的是，正如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葡萄牙马蒂亚斯大使上星期五所说，以色列始终拒绝并继续拒绝与委员会合作。

我国代表团同意马蒂亚斯大使的说法，即现在和平解决中东争端问题仍不算太晚，就中东人民来讲，需要

“……有大胆的政治眼光和强烈地意识到迫切需要公正及和平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大挑战。”（S/PV 2199第17段）。

我们对解决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公正这一长期令人苦恼的问题的一切积极行动都

表示欢迎，因为我们觉得，任何有利于朝着和解方向前进的建设性行动都是对持续僵局的突破，可以成为真正全面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不幸的是，在其它地区出现威胁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严重事件的时候，安全理事会都再次面临中东出现的危险局势。这一局势是始终没有解决的中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我们具体关切的是有关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加沙、西岸和约旦河谷，包括耶路萨冷（这些都是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部队占领的地区）的移民点的事件。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被占领区发生的事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地区的遭到占领。但是，后一问题又是另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一更大问题就是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保证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问题没有得到有关各方都满意的彻底解决之前，不能说联合国原来的任务取得了成功；这一问题不解决，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问题是为犹太人找到家园，因此联合国建立了以色列国一样，现在的问题是为由于历史因素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找到家园。在中东问题上公正不倚的态度是，一方面锲而不舍为巴勒斯坦人民寻找永久的家园，另一方面又不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土。

我国政府在中东这一复杂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一问题看作是非殖民化的问题，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支持一切非殖民化的努力。我们从不以为非殖民化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特别在中东，更是如此。中东地区出现了各种新的力量，使敌对各方进行和解更加困难。但是，困难并不能阻挡我们进行这一任务。不幸的是，现阶段这一任务还未完成，中东地区仍然存在没有得到完全承认和收回自己家园的人民。我国政府对完成这一过程的任何决议或决定都是支持或赞同的。

大会在1948年第194(III)号决议里,要求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和给以公正的补偿,并建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在1967年和1973年两次战争以后,菲律宾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这两项决议都要求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出去,结束一切敌对状态,并解决因为战争而离乡背井的人民的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两项决议是解决这一地区全面持久和平的各方面问题的基础。

为求全面和平地解决中东问题(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菲律宾支持联合国关于这些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6(XXIX)号、1975年11月10日,第3375(XXX)号、1976年11月24日第31/20号、1977年12月2日第33/40A号、1978年12月7日第33/28号、1979年11月16日第34/29号、1979年11月23日第34/52A至F号以及1979年11月29日第34/65A、C和D号决议。

在1979年11月29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之际,菲律宾外交部在马尼拉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巴勒斯坦展览,还在菲律宾电视台播放了联合国的电影《巴勒斯坦人民也该有权利》。同一天,我国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先生阁下给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梅杜恩·法尔先生发了电报,重申我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很清楚我们对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应负的责任。就是要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帝国的崩溃开始的过程。在此期间,原来受殖民统治的人民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份,要求取得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在中东地区,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寻求解决办法。不这么作就违反了联合国成立的原则。但是,大量未能执行的决议和决定表明,我们似乎已陷入僵局。这对中东人民的和平与幸福是个不吉之兆,更何况这一地区现在还

面临着其它危机。这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幸福也是个不吉之兆。

当我们从事目前这一任务时，应该提醒有关各方，这是涉及一个民族存在的权利的突出问题。这是全人类确认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我们在世界其他各地都坚决主张的权利。公正的作法应该是，如果我们自己要求享有此种权利，就不能违背良心拒绝别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米尔斯先生（牙买加）：差不多一年前，安全理事会曾开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问题。那次辩论突出地表明，实际上大家都极为关心在这些领土上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以色列当局在这个地区继续不断地建立移民点的作法，这对巴勒斯坦人民是极大的损害。

安理会的成员和其他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人，都以各种方式表示出他们对以色列当局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深为关注和强烈反对。安理会通过第446(1979)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与阿拉伯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境内的移民点有关的局势。

去年七月，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该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以及委员会成员履行工作的方式，都得到安理会的表扬和赞许。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审查了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该报告载于S/13679号文件内。

我们认为，安理会再次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进行应有的审议是很应该的。这种审议贴切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一直对这种无疑对中东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有直接而持续不断威胁的局势，深表关心。

委员会又一次以严肃认真的客观态度对待这项工作，因此它能提出一个我们认为是真实、全面而又坦率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委员会主席、葡萄牙的马蒂亚斯大使及其同事玻利维亚的萨瓦拉大使和赞比亚的穆图克瓦先生，他们值得赞扬地完成了这项困难工作，并写出了这些非常宝贵的报告。

然而，遗憾的是，委员会按照任务规定，为要求所有政府和有关各方给予合作和协助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却再次遭到以色列政府的冷遇。在委员会诚恳地请求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它对委员会的立场时，竟然遭到这样的蔑视，实在令人遗憾。尽管存在着这种限制条件，委员会仍然继续其工作，力求查明合乎事实而不偏不倚的真相。

现在的这份报告证实，由于占领国继续推行在有关地区加紧建立犹太移民点的作法，引起的直接后果是被占领区的局势极为严重，并具有爆炸性。委员会提出的证据为这些指控提供了根据，而报刊上关于有些人恰当地称为缓进兼并的过程的各种报道，也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报告第41段(a)称：

“发现在过去几个月里，以色列占领当局为了扩大西岸的移民点——大多数在纳布卢斯、伯利恒、贝特萨胡尔和耶路撒冷地区，没收了更多的阿拉伯私人土地，总数超过40,000杜努姆。”(S/13679, 第41段(a))

委员会注意到以色列内阁去年9月16日和10月14日通过两项决定，允许以色列公民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购买土地，及扩大被占领的西岸的七个移民点。

然而，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以色列移民政策幅度的最严重的情报，恐怕要算第41段(e)所述的情况了，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说明以色列正逐步执行下述计划，

“要在1979至1983年间建46个新移民点。计划中的一些移民点已经在建筑中，委员会请各方注意这项计划。”(同上，第41段(e))

最近《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一计划，它进一步指出，以色列的目标是明年建20个新移民点，五年内预计要达到58,000户，总共为200,000人。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最近的新闻报导，以色列内阁在本月初通过一项决议，原则上支持犹太人有权移居哈利勒(希布伦)市。秘书长发表对此事的看法时说：

“这项决定可能加剧已经紧张的局势并阻碍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曾要求作出适当安排,使哈利勒市市长能参加安理会的这些会议,但以色列当局不同意,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委员会的报告也谈到了对占领区内的水源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长期不利影响。委员会在报告中引述已有的研究材料称:

“……西岸每年供水总量为6.2亿立方米,以色列在1948年边界内开钻深井,抽水约5亿立方米。同时,由于占领区内的以色列移民点以现代钻井设备抽干了水源,井和泉一类的传统水源因而涸竭。因为以色列耗水过度,水位继续下降,所以,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居民用水施行限制,……”(同上,第42段)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报告竭力建议安全理事会敦促以色列政府充分执行安理会自1967年以来就耶路撒冷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并进而停止采取可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包括圣城的多元性和宗教特性的任何措施。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提出的证据清楚地表明,继续推行鼓励在被占领区建移民点的政策是极大的挑衅,严重加剧中东的问题,对实现这一地区的公正、全面而持久的和平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是有害的。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委员会的建议,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占领区设立、建造、扩大和规划移民点。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都认为设立移民点违反国际法,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对中东和平和稳定的前景构成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种作法对巴勒斯坦人民是极端不公正的,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承认和赞同的。

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目标、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和保证这一地区所有国家有权在安全、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这一切都要求立即停止实行有关设立移民点的政策和作法。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的第二份报告，在很多方面都与前一份报告相似，如反映以色列继续拒绝与委员会合作也不同意委员会进入被占领区。我国政府认为，每一个会员国，既然赞成本组织的《宪章》，就应当为安全理事会决议设立的机构提供工作便利。我们还深感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阻止希布伦市市长来纽约参加这次辩论。

我国政府再次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委员会的成员在取得第一手材料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他们的调查成果基本上仍然符合我们自己的结论。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以色列对被占领区的政策分为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方面，两个方面都引起严重关切。首先，这个移民点的政策是非法的，这点毫无疑问。从本组织表决结果来看，就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政府是彻底孤立的少数，只有它一国认为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实行移民点的政策并不直接违反国际法。我们对它去年作出的允许以色列公民在被占领区购买土地的决定表示遗憾。此外，我们认为以色列对这些领土提出最终主权的要求，既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又违反不允许以武力攫取领土的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以色列最近就希布伦市作出的决定既是挑衅性的，又是存心不良的。

第二个引起关注的方面是，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对谋求这一地区的全面和平所起的作用，而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义务谋求和平。我们不明白，移民点政策，批准对希布伦实行的措施以及对被占领区的主权要求，这一切怎能与以色列声称的渴望实现全面和平相符合呢？相反，这些政策是寻求这一目标的严重而无法接受的障碍。

前面的一些发言人提到了以色列行政当局在被占领区引起的其他问题。我重复一遍，我们认为，1949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授与占领国许多具体责任，明确禁止单方面改变有关领土的人口组成和具体性质。我们继续反对任何这类的片面改变，包括对耶路撒冷和各圣地地位的改变。

最后，我对委员会成员的努力表示敬意，祝贺他们写出这样内容精当的报告。报告很有分寸，反映出他们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他们在评论高度复杂而激动情绪的问题时，尽量作到客观和不引起争议。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热烈地祝贺您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您代表的国家一贯坚决支持全世界的正义事业。我们感到很高兴，在您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本组织成立以来就开始处理的问题。我和我国代表团都很满意，首要的是因为我们相信您已多次显示的才干，一定会使这次安理会的辩论充满智慧和公平。

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勒普雷特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他在一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所表现的机智和能力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他完全应该受到尊敬，因为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既需要冷静也同样需要技巧。

一个月以后的今天，华盛顿协议就整整一年了。恢复和平、调解及和睦的希望（他们很高兴把协议打扮成这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与事实不符。其实，也不会有其它结果。因为戴维营协议和华盛顿协议（这是他们在法律上最后达到的顶点）的基本内容根本没有正视巴勒斯坦局势是危机的核心，要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事实。

正因如此，我愿强调指出我国对以色列占领区局势的极大关切和忧虑。最近，以色列在阿拉伯城市哈利勒市的中心建立移民点，并对过去不幸事件采取报复行动，这又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一连串的耻辱、掠夺和悲痛。现在应该提请注意，阿拉伯人民不断受到压迫的情况，隐藏着一种很大的危险，即逐步、有计划地协同消

灭巴勒斯坦人的危险。对占领着稍有反抗就受到全面报复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这种情况表现在去年对哈尔豪尔人民实行的闷死和饿死的残暴行为和对待纳布卢斯人民的残暴行为。人民大祸降临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抗议以色列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建立移民点。

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所作所为是由于它要使侵占和侵略有利可图。因此，很清楚，以色列通过这些勒索企图把阿拉伯人民彻底赶离他们自己的家园，其最终目的就是强占阿拉伯人民的地产，以便建立新的移民点。

尽管下面列举的统计数据相当分散和零碎，但它可以说明我国代表团带着仇恨和愤慨发言反对的上述行为和作法的实质。这里我想提醒国际社会这些统计数据是零星琐碎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联合国各种委员会的调查采取阻挠态度。

第一，1967年6月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强行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定居下来，其借口是需要保证所谓安全的边界。

第二，已经建立了120多个移民点。

第三，众所周知，相当数量的金额被用来建立新的移民点。

第四，犹太复国主义的头头已不再隐瞒他们的意图，他们已公开宣布，在今后五年内，移民点的数量要成倍增加。

第五，只要看一眼安全理事会委托审查这些移民点局势的三国委员会的报告就可以得知，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27%的土地已被以色列强占来接纳90,000新移民。

第六，最近犹太复国主义的头头再次决定，现在取得阿拉伯人的地产是合法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为继续掠夺制造借口。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在中东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使这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对此，我国政府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哈利勒市发生的事件，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孤立的。哈利勒市所发生的事件之所以不是自发的，首先是因为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增设移民点过程的一部分。自戴维营和华盛顿协议签定以来，增设移民点的作法又前进了一步，增加的速度也是空前的。另外，哈利勒市事件不是偶然的。其次，这些情况使人进一步看到协议当事各方策划的地区性阴谋，看清同盟关系和新建立的地缘政治均势。最后，协议当事各方那些半心半意的反应和故作愤怒状的软弱抗议，表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这些事实都是确凿的。

第二，我国政府认为，加紧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移民点一事，既不象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违反戴维营和华盛顿协议，也不是单方面歪曲协议的条款；相反，它正是这两个协议顺理成章的结果。几乎不必要在这里回顾的是，这二个协议的基本设想和前提表明，它们即使不是根本不承认有巴勒斯坦问题，至少也是不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性并掩盖其自治和独立的固有权利。支撑这种作法的正是他们据以构成这些设想和前提的学究式态度和方法。

第三，这一切事实都支持我国政府采取其传统立场。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首先，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次，这些权利是：第一，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一切民族权利；第二，实现自治的权利、重返家园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民族生存的权利；第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同其余各方平等的地位参与其事；第四，不允许用武力夺取领土，并要以色列全部、迅速地撤出它占领的一切领土。

哈利勒市事件（如果从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要求国际社会考虑戴维营和华盛顿协议所提倡的部分解决办法的明显失败，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

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从其自然环境，即中东整体的角度，再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在中东，巴勒斯坦问题起着决定作用，因为那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取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和我国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代表团这一发言的机会，发表我们对安理会现在审议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的意见。我也对你就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向你和贵国表示祝贺，祝你的工作顺利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要向你的前任，法国的勒普雷特先生，在一月份主持安理会的重要工作期间所表现的智慧和才干表示钦佩。

安理会面前有安全理事会第 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有关自 1967 年以来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移民点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对该委员会的成员就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极其详细的调查表示真心的敬意。很遗憾，以色列当局不允许委员会到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对其调查结果作进一步证实。以色列当局还拒绝了安理会请哈利勒市市长到安理会发言的邀请。以色列的这些拒绝是对安理会的进一步挑战，再一次突出了以色列侵略者屡次对国际社会的决定所表现的极端蔑视。

委员会的报告全面揭露了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使其对巴勒斯坦的侵占永久化的政策。以色列内阁决定在被占领的哈利勒市市中心建立新移民点的做法，是它横蛮政策的最新表现。因为，不久以前，犹太移民点还只限于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城市以外的阿拉伯土地上。

委员会的报告和约旦代表、叙利亚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的发言，详细地介绍了以色列在其占领的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进行殖民化的详情。我们获悉，以色列已经强占了西岸地区总面积 31.4% 的土地，并加紧把外来移民迁移到这个地区。以色列当局已经在西岸建立了 87 个非法移民点，其中有 18 个

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市内或附近。以色列当局为实现其野心，现在开始将西岸稀少的水源引走，以此来维持和巩固这些移民点。这一政策是有意策划的，目的在于将余下的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家乡全部赶走，从而改变这一巴勒斯坦古老土地上的人口组成。

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几乎不必重申，因为它已多次坚定地谴责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它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渎圣行为。

巴勒斯坦是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从无法追忆的时期起，他们就生活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发展了独特的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我们认为，以色列企图改变这块土地的性质，就是对历史、对人类犯下了罪行。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在自己国土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普遍谴责以色列继续顽固地推行其侵占阿拉伯土地的政策。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令人极为关切。

以色列顽固坚持破坏古城哈利勒市的阿拉伯属性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继续侵占阿拉伯财产和土地，使一向声称站在以色列一边的那些国家也不得不对它进行批评。他们把这种作法称为“蚕食”。他们承认，犹太移民点被普遍（尤其是被移民点定居者）看作是以色列建立永久控制从而彻底吞并被占领领土的手段。

这种蚕食的作法，暴露了以色列侵略的丑恶面目，是对以色列自称拥护和平及戴维营协议声称让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取得所谓“完全自治”的莫大讽刺。以各种借口推行的蚕食政策、对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施加的集体处罚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必要生活资料的毒辣阴谋，已危害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国际社会对这种仍在继续的悲惨事件再不能袖手旁观了。

大家承认，以色列把外来人口迁移到巴勒斯坦心脏地区的政策，加剧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紧张和冲突。这种政策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冲突和流血牺牲。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局势，是对整个中东地区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因此，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无旁贷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对这种危险作出明确反应，利用其全部权力和威望制止以色列蛮横推行扩张阴谋。安理会必须重申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的政策，特别是最近把外来人口迁入哈利勒这一阿拉伯城市的决定。安理会必须再次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蔑视宗教圣地和干涉宗教自由及宗教实践的行为。安理会必须宣布，以色列当局利用改变人口组成、组织机构或地位的办法来吞并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任何步骤都是无效的。安理会必须坚决谴责以色列没收和掠夺阿拉伯公私财产以及非法掠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自然资源的行为。必须宣布完全站在三十多年来受到残酷迫害的巴勒斯坦人民一边。

过去的经验证明，谴责本身不能改变以色列当局的野心。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利用一切办法迫使以色列改变其扩张主义的道路，强迫其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里的各项决定。这些决议要以色列必须全部撤出被占领领土，并明确规定坚决反对用武力侵占领土的做法。

最后，我认为，要实现中东的公正与持久和平，就必须使以色列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撤走；必须全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在自己国土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安理会必须为达到这些目的尽一切努力。作不到这一点，就会不可避免地损害安理会的威信，损害爱好和平的人民努力按照联合国宪章确保世界秩序的信念。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的祝贺。

有几个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第一个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昨天下午，我有机会提请注意已在过去多次表演过的壮观，它把我们这种辩论变成一种滑稽表演。当然，这是同一集团或同一阵营的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现象，它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竭力为自己谋求利益。

今天，我们又看到另一场相似的壮观，这种壮观不幸地却把本理事会辩论的水平更降低了。

昨天，苏联在西半球的代理人古巴又鹦鹉学舌重谈其主子的老调。今天，苏联在东半球的一个代理人越南也突然跳出来配合古巴演完这场双簧戏。越南代表在此露面；除了为苏联的利益之外，也企图转移人们对越南在柬埔寨继续活动的注意力。越南大使现在竟然还会在此谈论任何形式“被占领领土”，这真是虚伪已极。

许多材料已经证明，越南在柬埔寨一方面使用化学武器，一方面故意用饥饿迫使柬埔寨就范，这已使柬埔寨惨遭蹂躏，我们只能称这种作法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受到联合国大会压倒多数会员国的谴责，当然会使越南成为安理会会议的有荣誉的并受到尊敬的参加者。我确信，本次辩论的发起者对越南支持他们的立场定会感到非常得意。

阿尔及利亚参加这场辩论，揭示了本理事会辩论幼稚竞争性的另一个方面。在阿拉伯国家集团里，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关系众人皆知，无需细谈。摩洛哥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发了言，所以阿尔及利亚自动地也一定要发言。

阿尔及利亚也处在与北非其它对手竞争的痛苦之中。最近一些报导透露，“阿尔及利亚卷入了”利比亚一月二十七日对突尼斯加夫萨市发动的进攻。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日“青年非洲”周刊指出，进攻是从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有四十人被打死。让阿尔及利亚向安理会宣讲如何给我们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可真算是一场闹剧。

孟加拉国代表也向我们说教一通。很幸运，我们在与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地区阿拉伯人的关系上没有效法孟加拉的榜样。或许今天在安理会参加辩论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孟加拉国那种地狱般的历史。我不愿在此谈论这种历史，但建议

各位代表读一份报告。这份题为“孟加拉的比哈里人”的报告是由设在伦敦的“少数人权利组”写的，它详细介绍了那个少数民族残存者的惨状，他们的受害人数是最残酷的宰割屠杀的受害人数的一倍。

那些仍不信服的人可以读一下大赦国际的报告。大赦国际在其最近一份报告里谈到那种“非人的境况”，大约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政治犯仍遭监禁，其中大多数人未经审判。这份报告也谈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发生的几百起处决事件，被处决的人或是未经过审判，或是受到即决军事审判，根本没有任何上诉的可能。根据大赦国际的看法，“在孟加拉军事法庭受到的审判很不合国际公认的标准。”

既然孟加拉在此发了言，巴基斯坦自然也得发言。人们在联合国所遇到的更有趣的一种现象是一些国家的代表的行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刚刚在本国废除了最后仅剩的一点点民主，他们的总统和其他主要政客遭到枪杀和被施以绞刑，政府就是不举行选举，人民受军令和军事法庭制裁而无权向普通法院上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其它人身自由和人权遭到压制。这些国家的代表却总是要向别人说教，巴基斯坦就是这种国家之一。

人们准会认为，鉴于中东最近的局势，象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会得出结论；小心即大勇。毕竟巴基斯坦最近才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这个区域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何方。

为了应付对其主权的这种最近的很真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认为巴基斯坦会集中力量加强自己的国防。但是，甚至到现在巴基斯坦却仍在支持别人的侵略阴谋。

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对阿拉伯反对和谈国家给予口头上和其它方面的支持。而且我们本月得知巴基斯坦正在训练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学习飞行。二月五日，路透社驻大马士革分社传出了巴解组织驻黎巴嫩的新闻社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导。

该报导引述了去年夏天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亲信之一艾哈迈德·贾布里勒所说的话，大意是，巴解组织正在训练恐怖分子准备组织成敢死队驾驶飞机撞毁以色列的非军事中心。巴基斯坦就是训练这些飞行员的国家，它协助并唆使巴解组织和

拒绝主义阿拉伯国家进行挑起战争的运动，应该受到谴责。

自从按照第 446 (1979) 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它执行任务是偏袒一方的，它的结论是事先已经决定好的。自命为历史学家的赞比亚代表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今天在这里倾听了他的言辞激昂甚至有些发狂的发言的每一个人不能不对把赞比亚代表也算进其成员内委员会的工作抱有最严重的保留。

我对苏联代表的发言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一直是明目张胆地企图破坏当前为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并动摇整个区域的稳定。苏联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的暴乱行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现在仍然在向“反对和谈阵线”国家提供大量苏制最先进武器。

在过去差不多三十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请注意苏联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各种颠覆活动。差不多三十年来，苏联一直对那个地区的冲突火上加油。它持续不断地把各种武器运进那个地区。与苏联明言主张的相反，苏联对中东实现和平丝毫不感兴趣，因为它认为我们那个地区的长期动乱最符合苏联的利益。所以，苏联正在加紧努力破坏目前中东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使以色列所处的那个动乱多事地区内的许多冲突甚至一个也不能得到永久解决。

中东许多国家终于开始认识到苏联在我们那个地区所起的阴险破坏作用。这种认识过程是逐渐的，因为过去苏联宁愿通过操纵傀儡和代理人来实现其意图。这些傀儡中有些是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有联系的阿拉伯政权，他们或是与苏联签定了所谓的“友好条约”，或由苏联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而装备起来，有时还受苏联的顾问和教官的态度温和的监督。代理人是苏联在世界其它地区利用的那些人，最明显的就是古巴人。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其它地区，古巴都迫不及待地恭候为苏联效劳。

正如苏联在一九三九年与妄费心机企图消灭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勾结一样，今天它又利用那个决心消灭以色列犹太国的恐怖主义巴解组织作为它的代理人。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全力支持巴解组织恐怖分子。

证据是多得很，我今天只在安理会列举几个例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纽约邮报”透露：

“有多达一千名巴勒斯坦人在俄国军营或克格勃营地接受了思想灌输和军事训练……俄国人向这些最优秀的巴勒斯坦军队文武官员提供金钱、武器、训练、通讯和宣传等。 这些人把他们所学到的技术传给部队，并把它很快地应用到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去。”

在美国和加拿大最近于电视上广播的一部题为“俄国人的卷入”的纪录影片里，一位巴解组织背叛者说，

“巴解组织已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一个由俄国人操纵替俄国人办事的恐怖集团。”

当然 啰，哈尔拉莫夫先生会把这当作叛徒所说的话，置之不理。

苏联对巴解组织的支持很快便转为残暴的行为。 巴解组织恐怖分子使用苏制卡拉什尼科夫式轻型自动枪袭击以色列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对他们进行屠杀。 巴解组织使用苏制卡丘莎火箭轰击我国北部村庄，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就在今月份，我们又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苏联和其它华沙条约国家蓄意加剧中东局势的严重性，开始空前未有地，毫无顾忌地向黎巴嫩南部西顿地区的巴解组织恐怖分子直接提供 T-34 型坦克。

我们也得到这些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和苏联集团国家接受坦克战训练的证据。

我用尽可能最简单的话来表明我的意思。 现在是苏联停止长篇大论的教训别人的时候了，不要再向别人高谈阔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了——更不用说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了。 相反，苏联应该承认它自己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其它地方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也应该勇敢地承认它自己公然违反了他所自称捍卫的一切原则。 现在是苏联应该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的时候了。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感谢您给我在安理会再次发言的机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代表在今天和昨天安理会的辩论中所提到的虚假的和歪曲事实的情况，我觉得我必须再发表几点看法，目的在于澄清问题和纠正假情况。

毫无疑问，安理会成员国早已熟知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惯用的战术和手法了。在安理会的每次辩论中，他都尽力想转移安理会成员对审议的主要问题的注意力。他所谈的问题都是与审议问题毫不相干的次要问题。

对他所说的我国对黎巴嫩的立场问题，根本不需答辩。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多次清楚地表明我国的立场。我们特别多次表明，我们在黎巴嫩的部队，是经阿拉伯国家联盟委员会协意派出的阿拉伯威慑部队的一部分。这些部队是由黎巴嫩政府指挥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屡次企图混水摸鱼。他经常引用那些由于个人原因背叛政府的人的不负责任的话。我这里不需要对他的引证发表意见，因为那些引证绝对反映不了叙利亚的真实情况。然而，我愿意指出，曾被以色列代表引用过的那个人，对被占领领土问题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巧妙地捏造许多其他站不住脚的理由说他们在阿拉伯领土建立移民点是合理的。他们声称他们有建立‘家园’的权利，忘记了他们的‘家园’是建立在牺牲别人的家园上面；他们吵着要求以建立移民点来保护这一‘家园’和‘保证其边境安全’的权利，这些移民点可以用作对抗‘不友好’阿拉伯邻国的‘安全前哨’。这是无耻的歪曲事实。”（S/PV. 2124, 第16页）

这个人还曾经说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有理由感到绝望的。他们的思想意识基于种族主义和殖民扩张两大支柱，这种思想意识同这个时代的世界不合，现在人们认为这些信仰是可憎而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对此无法规避的形势闭目不视。他们想使时间倒流，将人类转回到侵略掠夺和抢劫别人土地的时代。”（同上，第19页）

现在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的问题，是被占领领土局势问题。如果以色列代表有正当理由进行辩护的话，这正是他应该辩护的问题。迄今为止，他并没有能够说服大会、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所有这些机构都多次谴责以色列当局的占领、扩张和吞并政策。最近一次谴责是由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委员会发表的。该委员会通过了一决议，其中声明，以色列公然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是战争罪，是对人类的侮辱。

我们觉得，重要的是，安理会不要被引到讨论其他枝节问题或毫不相干的问题的方向去。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非常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并希望他不介意我引用他的发言。他说：

“本组织表决的结果表明，以色列是唯一认为其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的政策没有直接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在这方面以色列是绝对孤立的少数。”我认为英国代表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即以以色列是绝对孤立的少数。以色列想让我们相信除它以外全世界都错了。

当然，全世界也经过相当时间才认识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有些意见还谈到了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关系。由于以色列是绝对孤立的少数，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权的决议得到了 117 赞成票。因此，我们不能说全世界除以色列之外都错了。

当然，巴解组织确实与世界有联系。阿拉法特主席访问了葡萄牙并受到了埃内斯总统阁下的接见。他访问了西班牙。他到过奥地利。他几乎到过与我们有关系的所有国家。我们对这些关系感到很自豪。

我们的孩子们被剥夺了在他们自己的家园生活的权力，被剥夺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上学的权力，被剥夺了在他们家附近的娱乐场地玩耍的权力，但有些国家的大学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对和这样的人民保持关系感到自豪。苏联、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

由于以上情况，在中东我们的教育水平最高。实际上，我们巴勒斯坦人相信，我们最大的资产在肩膀以上的部分，即我们的头脑里。因此，我们要使孩子们受教育，我们希望有受教育、有文化的人民。这样，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时，就能够在他们国家的积极发展中起到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的年青人有学医的，有学工的，也有学文的。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我们还有男性青年到军事学院学习的，不仅在苏联，也有的在其他国家学习。这些国家的军事学院的大门是向我们的年青人敞开的。他们在那里学到的是为人类正义事业使用武器，学到保卫他们事业的本领，以便夺回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南非去学习共同发展核弹头和共同进行威胁人类的核爆炸。

至于 T-34，我曾经在报刊上看到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否认它取得 T-34，有人跟我开玩笑地说，最好将这些东西送到博物馆去。T-34 在战争期间非常出名，以

至现在还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我们在为恢复我们的权利而斗争。同时，我们还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人道，要与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我们没有象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赫尔兹尔那样，教育他们要“精神超越”当地的人民。我们没有象加利里专员凯尼格主张的那样，教育他们如何“减少”当地的居民。实际上，艾希曼也有过同样主张，他建议“减少”维也纳的犹太人口。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思想联系是很清楚的。

我们也没有象贝京总理的一个叫沙伦博士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建议过的那样，要把任何人“绝对隔离”。

我们没有这样作。我们在培养一代有人类感情的，能够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和平生活的年青人。

我们现在在处理希布伦问题。在前两次会议期间，我们就告诉安全理事会，1929年在希布伦曾经有过大屠杀。现在请让我引证一些记录，谈一谈当时在巴勒斯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造成1929年的大屠杀。

1920年那里有过动乱，1937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当时我们还属英国托管）就这些动乱的基本原因作了报告。我这里引用几段这个报告：

“动乱的基本原因是：

“（1）阿拉伯人对没有实现让他们独立的诺言，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已答应他们独立。

“（2）阿拉伯人认为，巴尔弗宣言意味着否定他们的自决权，他们担心建立民族家园就意味着犹太移民大量增加，导致他们的经济和政治隶属于犹太人。

这就可以看到，早在1920年，我们要求自决的愿望就激励着我们进行斗争。这一点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也承认。

1921年5月，又发表了新动乱。当时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巴勒斯坦首席法官托马斯·海克拉夫特爵士就发现：

“雅法动乱和后来暴力行为的基本原因是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不满情绪和敌视所引起的。这种不满和敌视源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与犹太移民有关，也与他们从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印象有关”。

这就引起了新的造反。这次被说成是“造反”，而不是“动乱”。1929年发表了邱吉尔备忘录。备忘录重申“民族家园”的政策，换句话说，重申了巴尔弗宣言。1929年8月，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再次暴发为暴动。这次暴动的直接导火线，如约旦同事昨天指出的，因耶路撒冷哭墙而发生的纠纷。由退休的首席法官沃尔特·肖爵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了暴动发生的原因。该委员会指出：

“……如果8月份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有在某种程度准许他们自决广泛地存在着不满情绪的话，这种不满情绪很可能朝着犹太人发泄。因为他们的存在会被阿拉伯人看成是实现他们的愿望的障碍。”

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如下看法：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即从1920年到1929年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进行了三次严重攻击。在这几次攻击之前的80年中，没有类似事件的记载。那么很明显，在过去十年中，这二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与过去的情况相比，一定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军事法庭和当地委员会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写的报告，调查了那两年发生的动乱，使人们开始注意阿拉伯人对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态度的改变。各方面代表向我们提供的证据突出了以上的情况。他们说，战前”——这是指1914年以前——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和睦的话，至

少是可以过得去的。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几乎根本不存在了。”

上面所引用的委员会报告中的段落清楚表明，阿拉伯人心里对他们闪米特族兄弟——犹太人，没有固有的仇恨。 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清楚地表明，它的目的和愿望就是征服这个国家时，争端就开始了。

对另一个问题我所要说的是：作为纪念品，我身边带着一本我年青时发给我的英国护照。 护照上边写着，“巴勒斯坦，英国护照”。 当然，上面还有“英王陛下驻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等字样。 但我要说的是，这一护照证明，在发护照时，我是个巴勒斯坦公民。

我有个很好的理由领取这个护照。 我想到阿曼去，而阿曼是在外约旦。 我不得不去移民局，弄一本护照，上面写着“此护照对如下各国有效：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 我相信有人懂得我说这些的意思。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能拿着这本护照就到外约旦去。 我还需要有签证。 我的护照第7页写着：“外约旦入境签证。” 所以，如果有人想问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是不是一回事，我想这本护照（它是国际承认的文件）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对不起，我占用了很长时间，不过我觉得这几点澄清历史很重要。

主席：约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当安理会在认真审议以色列不加控制地加速把被占领领土殖民化的问题时，用来进行压迫的以色列公安部队也在对巴勒斯坦人民施展臭名昭著和残无人道的虐待。 巴勒斯坦人民正确地看出他们生存的前景日益昏暗，决心为挫败以色列伪装挫劣的手段和阴谋而斗争。

从西岸得到的消息证实，在哈利勒（希布伦）市实施了11天的宵禁，也不同程度的强加在整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城市和农村。 例如，报告揭露，在纳布

卢斯北部的图蒙·图巴斯村就实施了一个星期的宵禁（村民的土地已被强占）。另外，在宰沙的贾拉宗难民营以及其他的城镇和农村也实施了类似的宵禁。

我已仔细地听取了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渊博客观而简明的发言，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尽管以色列企图转移注意力并作了毫不相干的发言，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集中并几乎是一致的看法，使我觉得我的任何补充呼吁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

因此，现在问题的关键，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安理会有严肃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宪章运用它可以利用的一切实际和有效措施，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付非法的、公然违反国际法、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违反侵犯个个民族都有的生存和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的行为。

我们非常感激和十分敬佩地听取了一连串代表世界各地区的安理会成员国发表的一致、集中、甚至完全相同的意见。还需要说什么呢？几乎什么也不必说了——唯一要说的就是，重申我们被监禁的同胞和在外边的同胞提出的大问题，即：既然安全理事会对其所面临的巨大危险的意见是那样明确一致，怎么样或者应该如何解决它呢？安全理事会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全力支持国际正义、国际法律与国际和平。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联）：以色列代表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所抱的目的，参与安理会辩论的每个代表都提出指责。

我记不清上个世纪是哪位政治家曾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真正的外交家不会使他的国家树敌甚多，而是设法为他的国家赢得更多的朋友。”

在这方面，我不想对以色列代表作出评价，以色列代表只不过是在重复他的前任所说的话。这不过是从字纸堆中捡出的陈腐说法和所谓“事实”。我不知道他是在那里上学，也不知道他念了哪些书，但我深信他的头脑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词藻垃圾。以色列代表今天的表演使我对这种看法深信不疑。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但在他看来，参与安理会今天辩论的每位代表都是有罪的。甚至我们讨论这个也只不过是一种表演。各国代表经政府授权在安理会对巴勒斯坦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这个极其棘手但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并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代表对每个代表都没有一句好话。唯一幸免的是坐在我旁边的英国代表，但这里肯定有些什么原因，我无法解释。除英国代表之外任何人都是坏的，他们在安理会的发言是不公平和带有偏见，他们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安理会唯一无辜的一方是以色列代表。有谁会相信他？我看没人会相信。关于这一点，他实在应该反复考虑一下。

三天来我们一直在审议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极其危险的局势问题。以色列代表对讨论中提出的任何问题是否作了回答？没有。他只是引证许多陈旧的“事实”。例如，他检出关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行为的那种陈腐论点。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他一直在读些什么书，战时他在什么地方。我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我国人民作出了什么准备来应付法西斯威胁，另外，在我们和德国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我国政府向某些西方国家呼吁订立军事政治联盟。但我们对其发出呼吁的那些国家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乘货船前来与我国领导人会谈，那个代表团

根本并无权力签定任何协定的。 尽管我国受到严重威胁，但两个星期白白过去了。 我们或是与某些国家联合起来抵抗法西斯，或是想办法获得联盟来缓和法西斯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尽管这种联盟时间可能是短暂的。

苏联政府的作法是明智的，是有远见的。 我们在西方找到了同盟。 我们与英国，与美国和法国结成同盟，经过共同努力，终于打垮了法西斯，我们消除了法西斯奴役整个欧洲的威胁，我们消除了法西斯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威胁。

凡是对苏联人民在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抱虚伪态度的人玷污了我们对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尊敬的怀念。 在战争中我们丧失了二千万人，这包括我国的犹太人，他们也参加了我国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制止这样陈腐的敌意反苏宣传吧，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你能活到今天，这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赢得了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的胜利。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胜利，你才会在这里说话。 不要做伪君子吧。

以色列代表还指责苏联对中东实现和平毫不关心。 我不想触犯他。 我愿与他保持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正如我找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代表的关系一样。 但当他发表这种荒谬言论时，我不得不进行反驳。 实现中东和平，实现中东长期稳定的和平，如果不符合苏联的重大利益，还会对哪国有利？ 中东地区毕竟是我们的近邻。 我们通过中东地区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 又是哪一个国家在竭尽全力为实现中东稳固的和平而努力呢？ 苏联为实现全面和平解决，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争执一贯不遗余力。 是哪个国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 正是苏联。

如果这些建议不合以色列大使的口味，请他直率地告诉我们。 他尽可直率地提出来。 请他不要拖拖扯扯的，尽可坦率地说出。 或许他反对这些建议，那也应该解释一下原因。 我们与美国和有关的其他各方一起同意共同努力实现中东和平。 由于美国忙于其他事情，没能和我们一起促使实现全面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以色列代表却对这件事保持缄默。 他自己明白他保持缄默的原因。

他指责我们帮助阿拉伯人民。我们不把帮助强加给任何人。我们只帮助那些希望得到帮助的人，我们不会强迫别人接受帮助。我们帮助阿拉伯人民，这是一种崇高的支援，因为这种帮助不是为了让某个国家去占领以色列，而且为了防止阿拉伯国家遭受以色列新的进攻。

让他反驳这个事实吧，他在这里喋喋不休，说来说去的只不过是从那种无聊的报导中捡来的破烂货。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只是用于防御目的，防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对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的侵略。

问题是，以色列接受了价值以亿百万美元计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属于哪一种类？目的是为攻击还是为防御的呢？它们是为攻击用途而不是为防御的用途。甚至美国报刊对此也有报导，人们可以找到充分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在帮助阿拉伯人民。我们并不是强迫任何人接受帮助，我们仅仅是在帮助那些希望自卫并加强自身御防能力的那些人。我们这种帮助与其它形式的帮助是相互配合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在发言时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以色列代表最好谈一谈问题的实质，当然他不愿触及这一点。以色列采用蚕食方法侵吞巴勒斯坦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设立殖民点。今天侵吞一点，明天蚕食一块，终有一天那块地方的阿拉伯人都被赶走。人们称这种做法为“班图斯坦化”，这是再贴切不过了。情况还会明显发展下去，他们或是要消灭阿拉伯人，或是把阿拉伯人驱入邻国，宣布整个地区为以色列领土。

到的谁在威胁谁？是以色列人威胁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威胁以色列人？谁在威胁谁？是以色列人威胁巴勒斯坦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威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对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不人道的政策。如果以色列代表想从圣经里引经据典为以色列的权利找凭借的话，那么他就谈得太远了。上个世纪的一个圣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亚当耕地夏娃织布之时，治国君子又在何方？”他没必要

引经据典谈得那么远。我们可以引用圣经的另一章，那一章讲述如何教以色列代表说的所谓“祖先”去统治被征服地城市和人民。这正是以色列现在的作法。

我说话说得太长，非常抱欠，但我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上次，以色列指责我们的发言和本次讨论的问题意旨无关。听以色列代表多次反复发言以后我觉得，正是他和帮助他起草发言稿的那些人的耳目闭塞起来，不愿听那些有价值的发言，而这些发言正是旨在帮助安理会对目前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找出一个公正和平的解决。

我认为，如果以色列代表没有那样做，如果他做出某种积极贡献，他本可以向前迈进一步，使我们有可能共同为这个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但如果他不愿这样做，安理会就不得不自行寻求解决办法，责成以色列遵守安理会和大会所作出的决定。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我终于决定发言，行使答辩权。这是显然可见并且经常使用的办法，以色列经常利用它来转移人们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的注意力。

以色列不时从它过时的档案里捡起一些材料用以对我国进行歪曲指控，这是不值一辩的，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以色列故意混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转移人们视线，这是它的罪行最好不过的证明。奉劝以色列代表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对国际社会几乎每一个成员都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还是面对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吧。

穆图克瓦先生（赞比亚）：在我前面行使答辩权的各位代表已经说过，我们被卷入以色列希望我们卷入的局面实在是非常可惜。我只提出几点意见。我们认为，以色列代表滥用他的国家是联合国成员这一特权，为了转移安理会对主要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连串与主题不相关的讲话，这种无耻作法真是令人吃惊。

以色列代表所表现出的这种公然的轻蔑态度证明了以色列无视联合国，根本没把联合国这个机构放在眼里。

我要告诉以色列代表，侮辱和漫骂决不能阻止赞比亚及其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开拓殖民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这是统治，这是压迫，这是种族主义。我们明确反对并谴责这种作法。

我要重申，以色列及其代表最好不要阻挡历史的前进。以色列的作法正如逆水行舟，它妄图阻挡当前自由和独立的现在潮流。

我们知道，以色列长期以来便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勾结在一起。正是由于以色列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相互勾结，导致了我国有许多人民遭到屠杀。

我不想在这场辩论中对以色列代表是否有权对联合国各位会员国代表的贡献进行评估一事发表我的看法。但至少我要向他要求，请他明白，他是没有资格这样做的。如果他继续滥用权利，我国代表团将采取措施，确保制止这种滥用权利的行为。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的话很简单。我昨天说过，我没有这位著名的熟知圣经的学者哈尔拉莫夫先生在逻辑上的创见，也没有他那样礼貌周到。我不想自贬到他那种低水平风格。但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交换各自的学历。哈尔拉莫夫先生无疑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在这里为他的国家赢得了许多朋友。

哈尔拉莫夫先生和我们打交道不必提醒犹太人民记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更不用设法歪曲这些事件。人人都知道，犹太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夕是纳粹党徒攻击的主要目标。有六百万犹太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占犹太人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哈尔拉莫夫先生的国家与纳粹德国缔结了条约之后爆发的。在死去的六百万犹太人中有五十万是儿童。另有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参加了同盟军反对纳粹敌人的行列，从而帮助建立了本组织。

如果苏联代表忘记的话，我可以提醒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士兵在苏联红军的

队伍里并肩作战。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联）：我不是为了礼尚往还要求发言。我要再次说明，以色列代表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荒谬的，但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个问题。如果他愿意，我将乐于另找时间与他谈论这个问题，甚至乐于借他几本参考书让他阅读一下，虽然看起来他已经读过其它这方面的参考书了。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里·汗先生（巴基斯坦）：我不想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只简单地评论一下以色列代表毫无根据的发言。以色列代表对在安理会发言的几乎每一个代表都进行污蔑，使人们相信，他认为只有以色列是人类价值和国际道义的唯一拥护者。我们的想法不幸证明是对的，那末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代表认为他没有必要答复安理会深切关心的一些问题。例如，以色列代表认为他没有必要解释下列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当局仍在实行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自古以来居住的家园驱赶出去的政策，为什么生活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断受到迫害，为基本的人权受尽剥夺。以色列也认为没有必要回答，为什么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是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任意野蛮的攻击，屠杀那里无辜的男女和儿童。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对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肆无忌惮的亵渎神明的行为作出解释。

刚才被称为只代表一人少数的代表如果他想弄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政策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他就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以色列政策的实质是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他是代表战争受害者，这真是够卑鄙无耻了。这场大浩劫的牺牲者何只千百人。如果是当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一个领导者来到这里以在战争中与纳粹分子进行斗争的英雄们的名义发言，我可以理解。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个部分的领取通过欧

洲犹太人的鲜血和牺牲而发财的以色列莱乌米银行的酬金的人会坐在这里并且宣称他代表纳粹主义受害者发言。 我不能理解，一个投掷炸弹屠杀巴勒斯坦儿童的人却宣称他是在代表纳粹主义受害者发言。 我不能理解，隶属于犯有参与在拜尔·亚西姆对二百五十名成年男女及儿童进行屠杀罪的集团的人，竟在这里宣称他代表那些受害者发言。 先生，够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代表犹太人。

另外，签署了一个得到美国祝福，剥夺了四百万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国家致使二百万巴勒斯坦人永远离乡背井的条约的人，没有资格作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发言。 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是一个人。

今天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在耶路撒冷，萨达特的代表今天递交了他的全权证书。 甚至联合国也没有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而萨达特的代表却到耶路撒冷去递交他的全权证书。

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正在发生。 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民走上开罗街头，高举千百面巴勒斯坦旗帜以示抗议。 据路透社报导，四十位杰出的埃及人士，包括两名前副总统和两名前总理，签署号召反对并抵制以色列的请愿书。 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的请愿书说：

“我们号召诸位同胞为了合法自卫，在各个阶层实行全面抵制。”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包括一位前副总理，六位前部长和一位半官方报纸“金字塔报”的副总编辑。

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这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二百万巴勒斯坦人生存或居住在巴勒斯坦领土以外的地方。 由于那个条约今天生效，他们便处于永久离乡背井的境况，处境更糟的是，他们将处于永远遭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炮击轰炸的境况。 但却有人向我们发出呼吁，向我们谈话，唤起我们良心上对大浩劫的牺牲者发生不安之感。

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什么呢？我们正面对着一场大浩劫，一场有计划的大浩劫，

它的牺牲者是四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民。

主席：这次会议没有别的发言人。 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三点三十分举行，继续对讨论的项目进行审议。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